



「死神都带不走的」 大法官



美国年龄最大的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又住院了。当地时间5日,美国最高法院宣布了这一消息。但仅一天后,金斯伯格就出院了。看来,这位曾四次击败癌症、87岁仍不愿离开岗位的大法官,誓要将她“至少工作到90岁”的承诺贯彻到底。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 王晓莹 编译

四次挺过癌症

当地时间5日下午,金斯伯格因良性胆囊疾病被送入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的约翰斯·霍普金斯医院治疗;但第二天就传来她已经出院的消息。出院前,她甚至还在医院里参加了一场电话口头辩论,主题涉及美国平价医疗法案中的一项规定。

“她恢复得很好,很高兴回家。”美国最高法院在声明中写道,“她未来会回到约翰斯·霍普金斯医院,在接下来的几周门诊随访,最终以非手术的方式移除她体内的结石。”

对金斯伯格来说,生病住院不算什么“新闻”。这位老人迄今已经历过多次住院治疗——1999年,她患上结肠癌,经历了切除手术和放疗,但在治疗过程中,她没有缺席过任何一次需要履行大法官义务的工作。

2009年,她又患上胰腺癌,所幸是癌症早期,这次她依然做了手术。出院仅10天,她就回到了最高法院的法官席上。

2018年11月,金斯伯格在办公室摔倒,三根肋骨骨折,住院过程中她被发现有肺部两个可疑结节,确诊为肺癌。同年12月,她接受手术,左肺大部分被切除,这次大病导致她就任大法官25年来第一次缺席口头辩论。

2019年8月,金斯伯格再次患上胰腺癌,并完成了一系列放疗。今年1月,她宣布自己的胰腺癌已治愈。

次次都是致命疾病,金斯伯格次次都挺了过来,美国网友开玩笑称,她是“死神都带不走的人”。当然,这跟她接受的医疗条件较好有关,但金斯伯格本人也是个意志非常坚定的人。在第一次患癌后,她专门请来教练,开始健身。83岁那年,她透露自己每天要做20个俯卧撑和30秒的平板支撑。

从终身教授到大法官

如此坚韧乐观的性格,是金斯伯格的个性,也造就了她的人生。金斯伯格1933年出生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一个犹太移民家庭,她的父亲是从俄国移民到美国的犹太人,母亲也来自犹太裔家庭。金斯伯格早年就遭遇不幸,她的姐姐6岁时夭折,给予她很多鼓励的母亲也在金斯伯格高中毕业不久后因病去世。

金斯伯格原本没有上大学的机会,家里把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给了她弟弟,在母亲的坚持下,她才得以继续学业。1954年,金斯伯格从康奈尔大学毕业,不久后就嫁给了马丁·金斯伯格。这对小夫妻搬往俄克拉荷马州,第二年他们的女儿出生。

尽管早婚早育,但金斯伯格没有停止学业。1956年秋天,她被哈佛大学法学院录取,和她一批被录取的同学中,加上她只有9个女生,其他近500人全是男生。

求学期间,金斯伯格再次遭遇命运的捉弄,女儿出生后没多久,她的丈夫患上癌症。那段时间,她一边上课,一边照顾丈夫和女儿,还兼任《哈佛法律评论》的编辑,

有时候一天只睡两个小时。在她的照顾下,马丁恢复了健康,他们共育有一女一子,携手相伴了56年,直至2010年马丁去世。

马丁病愈后前往纽约工作,金斯伯格便跟着转学到坐落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,她成了唯一一个担任过美国两大法律评论期刊——《哈佛法律评论》和《哥伦比亚法律评论》——编辑的女性。1959年,她以全班第一的成绩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毕业。

毕业后,金斯伯格走上一条学术之路。她先是在母校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做研究员,后来到罗格斯大学法学院当了教授,执教至1972年。1972年至1980年,她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,成为那里第一位获得终身教职的女性。她始终为性别平等和女性权利保护而奋斗,成为支持女性权益的先锋。她最出名的案子之一是在美国法律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“里德诉讼案”,那次胜诉后,爱达荷州修改了男性具有遗产优先继承权的法令,这是美国最高法院第一次将平等保护条款推及妇女权益保障的案例。

让她走上政坛的是美国前总统卡特。1980年,卡特提名金斯伯格出任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法官,她在这个位置上做了十几年,直到1993年时任总统克林顿提名她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。那年,金斯伯格60岁,她是最高法院迎来的第二位女法官,也是唯一一位犹太裔大法官。

她能见证特朗普“退休”吗

作为民主党总统提名的自由派大法官,金斯伯格在最高法院与保守派大法官保持平衡。近年来,在美国社会逐渐“右转”的趋势下,她多次发表异议意见,坚持为女性权益发声。

值得一提的是,她跟特朗普还有点“宿怨”:2016年总统大选期间,本应避免卷入党派纷争的金斯伯格毫不避讳地称特朗普“非常自负”“难以想象他成为总统后的美国”。特朗普则回击称金斯伯格言论不当,让最高法院蒙羞。

特朗普入主白宫后,先后任命了两位保守派大法官。2017年,他提名保守派大法官戈萨奇接替2016年2月去世的斯卡利亚大法官;2018年,他又任命保守派法官布雷特·卡瓦诺接替退休的温和保守派大法官安东尼·肯尼迪。经过特朗普的两次任命,美国最高法院现在在保守派对自由派达到了5:4,自由派已经处于下风。也就是说,如果金斯伯格退休,特朗普有望提名第三位保守派大法官,那么最高法院可能会成为保守派的“大本营”。

或许这就是金斯伯格坚持工作至今的原因。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是终身制,一旦被总统任命,除非去世、自愿退休或遭到定罪弹劾,任何人无权让他们“下台”。2018年接受采访时,金斯伯格曾表示:“我现在85岁,我的前同事约翰·保罗·史蒂文斯大法官90岁时才退休,我觉得我至少还能再坚持5年。”有分析认为,如果金斯伯格真的坚持到90岁,她或许可以见到特朗普先“退休”,尤其如今大选当前,特朗普还有连任失败的风险。

她当起陌生宝宝的“临时妈妈”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 王晓莹 编译

32岁的卢西安娜·莉拉是美国康涅狄格州斯坦福德市的一名小学女教师,教一年级英语,但在疫情期间,她多了一个特殊的身份——小宝宝内塞尔的“临时妈妈”。

事情要从一个多月前说起,4月1日,莉拉接到一个电话,是她的学生朱尼尔的家长打来的。打电话的是朱尼尔的妈妈祖利,已经怀孕8个月的她正在医院。祖利说,她的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,需要马上接受剖腹产手术,然而,她和丈夫来自危地马拉,儿子朱尼尔目前也是申请庇护状态,一家人在美国举目无亲,当医院要求填写“紧急联系人”的姓名时,她填上了朱尼尔的老师莉拉。

朱尼尔的爸爸马文说,因为妻子确诊了新冠肺炎,他觉得自己和儿子很有可能也已感染,他们正在等待检测结果,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即将出生的宝宝。他向莉拉提出了一个不情之请:在他没有得到检测结果前,能不能先请莉拉照顾这个婴儿?

其实,莉拉和马文、祖利夫妇此前并没有什么交情,只是在家长会和学校活动中见过面,但她几乎没有犹豫就答应了这个请求。“我很自豪她(祖利)打给了我,因为她觉得我能让人安心。他们没有求助别人,而是找了孩子的老师,也许是因为她觉得能依赖我,信任我。”

4月2日,宝宝内塞尔出生了,尽管他早产了5周,但身体健康,体重也超过了5磅(约合4.5斤),更幸运的是,他的新冠病毒检测为阴性。

然而,产后的祖利身体状态并不好,她的病情加重,用上了呼吸机。“谢天谢地,她活下来了,这真是奇迹。”莉拉说。

当内塞尔要出院时,马文担心他和儿子朱尼尔都已染上了新冠病毒,便拜托莉拉先把内塞尔带回她家,莉拉欣然同意了。两天后,马文的检测结果出来了——果然也是阳性。“幸好我把宝宝带回了家。”莉拉说。

马文、祖利和朱尼尔一家三口都留在了医院接受治疗,而莉拉则在自己家中细心照顾着内塞



莉拉抱着宝宝内塞尔。

尔,当起了“临时妈妈”。内塞尔的到来让莉拉一家人忙碌起来,她自己也有个11岁的儿子,这么一来,她既要带两个孩子,又要给学生们上网课,还经常与内塞尔在危地马拉的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开视频,让他们“探望”宝宝。在祖利病情严重、陷入昏迷时,也是莉拉与她的亲人取得联系。“祖利生命垂危时,他们真的很想在女儿床边祈祷。”

在莉拉的鼎力帮助下,一切都慢慢好起来:祖利在接受一系列治疗后,终于撤掉了呼吸机。4月20日,她第一次在病床中通过视频见到了内塞尔,莉拉抱着宝宝,让他和妈妈“打招呼”,祖利看着手机笑了起来。

4月25日,祖利获准出院回家。此时距内塞尔出生已经快一个月了,祖利还没有抱过自己的孩子。她依然很虚弱,走路要靠助行器,经常走几步就上气不接下气。马文和朱尼尔目前也在康复中,但他们都还没得到阴性的检测结果,因此,内塞尔现在仍由莉拉照顾。

内塞尔被莉拉照顾得很好,他的体重已经涨到接近7磅(约合6.4斤)。在这一个月里,莉拉还拍了很多照片和视频,发给祖利一家人看。在内塞尔的家人彻底康复前,她愿意一直照看他。“我希望这一天快点到来,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见证宝宝和他的妈妈、爸爸、哥哥团圆。他们深爱宝宝,迫不及待地想要全家团聚。”